



# 费孝通

## 与中国社会学

FEI XIAOTONG AND CHINESE SOCIOLOGY

李培林 / 主编      汪小熙 / 副主编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费孝通 与中国社会学

FEI XIAOTONG AND CHINESE SOCIOLOGY

李培林 / 主编    汪小熙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 / 李培林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97 - 2512 - 2

I. ①费… II. ①李… III. ①费孝通 (1910 ~ 2005) - 纪念文集②社会学 - 中国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K825.4 - 53②C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4513 号

##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

主 编 / 李培林

副 主 编 / 汪小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王 玮 童根兴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贾迎亮 谢 敏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2.5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373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512 - 2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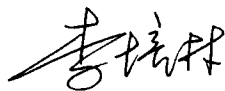
2010 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 30 周年。30 年前，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指示，社会学得以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社会学研究机构——社会学研究所，而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所的创始人和首任所长。同时，2010 年又恰逢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为此，2010 年 4 月 16 日，社会学所在北京隆重举行“社会学所建所 30 周年暨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除了全国的学界同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建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的社会学会会长都参加了大会，并且题词或讲话。在纪念大会之下，还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包括“社会建设与社会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金砖国家”社会学国际圆桌会议，以及“纪念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讨论会”。参加“纪念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讨论会”的一些学者，并非只作一般的发言，而是写出了研讨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

费孝通先生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他的“志在富民”的理想、“从实求知”的精神和“为了中国”的追求影响了几代社会学家。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领衔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谋划蓝图、殚精竭虑，曾为社会学的发展定下五大目标，即建立学会、成立研究机构、培养研究人才、组建图书馆、要有刊物和出版社。经过 30 年的发展，现在可以说这些目标不仅全部实现，而且有了更大的发展。

为了纪念费孝通先生，也为了记录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足迹，在“纪念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讨论会”论文的基础上，我又约请了社会学界一些同仁专门撰写了关于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论文，结集出版。这个纪念

文集的作者，有的是当年费老调查研究团队的成员，有的是与费老共事的社会学界的资深学者，还有的是费老亲自培养的博士生和费老所建的社会学南开班（俗称社会学黄埔一期）的第一届本科生。

希望这个文集的出版，成为社会学界对费孝通先生的永远纪念和追思。



2011年7月10日

## 学科再造

---

|                                           |              |
|-------------------------------------------|--------------|
|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                        | 陆学艺 / 3      |
| 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 .....                | 郑杭生 / 8      |
| 中国社会学被中断时期的历史考察<br>——兼述费孝通人生的一段坎坷经历 ..... | 刘豪兴 刘 勇 / 14 |
| 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                      | 潘允康 / 39     |
| 费孝通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张雨林 / 52     |
| 对费孝通晚年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再思考 .....                  | 赵旭东 / 62     |
| 费孝通社会学学科体系初探 .....                        | 王延中 / 89     |
| 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 .....                         | 边燕杰 / 99     |

## 经世富民

---

|                              |           |
|------------------------------|-----------|
| 志在富民：费孝通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乡村调查道路 ..... | 李培林 / 115 |
| 费孝通的富民主张及其理论探索 .....         | 宋林飞 / 136 |
| 费孝通在世纪初的期盼 .....             | 潘乃谷 / 152 |
| 社区发展的意义与目标 .....             | 沈关宝 / 180 |

## 民族社会

- 费孝通与大瑶山的永恒情结 ..... 徐 平 / 191
-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 ..... 马 戎 / 223
- 民族学与社会学
-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与问题 ..... 王铭铭 / 232
- 民族中的社会与社会中的民族
- 从费先生的民族研究谈起 ..... 麻国庆 / 267

## 文化自觉

- 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
- 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 ..... 李友梅 / 283
- 社会认同与人类共同体建设 ..... 丁元竹 / 301
- 社会学与文化自觉
- 学习费老“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 ..... 苏国勋 / 313
- 费孝通文化自觉论探源 ..... 杨心恒 刘豪兴 / 326



# 学科再造

- ▶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 陆学艺
- ▶ 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 / 郑杭生
- ▶ 中国社会学被中断时期的历史考察  
——兼述费孝通人生的一段坎坷经历 / 刘豪兴 刘 勇
- ▶ 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 潘允康
- ▶ 费孝通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张雨林
- ▶ 对费孝通晚年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再思考 / 赵旭东
- ▶ 费孝通社会学学科体系初探 / 王延中
- ▶ 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 / 边燕杰



#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陆学艺

费孝通教授离我们而去了。他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难得的诤友。他的仙逝，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损失，学界的损失，尤其是社会学界的损失。中国社会学界将永远纪念他70多年来为社会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 费孝通先生是重建中国社会学之元勋，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创始人

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错误的对待，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断了近30年。改革开放，百废俱兴，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社会学。1979年春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约请会见费孝通教授，商谈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事宜，请他出山来担当此项重任。费先生顾全大局，虽已年近古稀，仍毅然接受了这个使命，不久就到“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会筹备处”（该处当时设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主持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79年3月15~18日，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胡乔木到会讲话，代表中央为社会学平反，恢复名誉，并就若干社会理论问题作了澄清。费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讲话。3月18日，正式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选举产生了58名理事，推选费孝通为首任会长。在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过程中，费孝通先生同时主持筹建社会学研究所。1980年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院部任命费孝通教授为第一任所长。学会和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和发展的正式开始。

费先生自接受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使命以后，就全力以赴地工作起来。开始是很艰难的，真可说是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先是说服动员已经改行多年的老社会学工作者归队，接着开办讲习班，培养中青年学者，邀请国内外专家讲授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他亲自讲课，亲自主持编写《社会学概论》等教材，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争取社会的支持；并运用他的声誉与智慧，到各省及多所著名大学去动员它们成立社会学学会、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系。那几年，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社会学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适应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社会大发展的需要。

###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是费先生在1993年写的一首诗，也是费先生对自己一生精辟的总结。他18岁进东吴大学医预科，受进步思想影响，觉得治病人得先治社会，治社会先得学习社会原理，于是转学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毕业后，曾到山东邹平参加梁漱溟先生主持的乡村建设。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到广西瑶山和吴江开弦弓村做农村社会调查，目睹了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从此立下了为改变这个使人民陷于苦难的社会而奋斗的宏愿。他说：“我从早年立志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一生的心思没有离开过农村和农民。推动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费先生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费先生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回到抗日烽火连天的祖国，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不久就主动请缨到呈贡农村调查，在魁星阁建立了工作站，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写出了《禄村农田》等一系列农村问题的论著，培养了一批社会学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抗战胜利后，他到清华大学任教授，陆续写出了《内地农村》（1946）、《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等论著。读费先生这些著作，可以洞察到他对中国农村调查研究之深入，对农村问题剖析之透彻，而那时，他还不到40岁。

新中国成立后，费先生继续在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积极参

加社会活动，担任过民委副主任、国家专家局副局长等重要职务，参加过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过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在公务、教务繁忙的情况下，费先生还是通过民族调查等活动经常到农村去。1957年春，他重返开弦弓村，在村里调查了20天，写出了《重访江村》，全面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后农村的变化和问题，提出了多条很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但是这些文章发表不久，“反右运动”开始，费先生被错划为右派，这篇文章也成为一一个罪状，从此中断了社会调查和学术工作，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前后长达20余年。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费先生重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先生后来对此有个解释：“我在第二次生命里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其实还是早年走过而被迫中断的老路。……我在这15年中继续采取这个实地观察的方法到各地农村去调查，然后‘想办法’、‘出主意’，帮助各地的农民脱贫致富。”

费先生从开始学习社会学，目的就很明确：“志在富民”。他研究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到后来主持领导重建中国社会学，目标始终定在“志在富民”上。他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把学习研究社会学作为一种武器、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用以实现改造社会、服务国家、富裕民众的目的。因为他有这样崇高的理想，宏大的志愿，所以能始终积极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晚年身居高位，他仍每年抽出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走南闯北，东西穿梭，几乎走遍全中国，到农村去，到边区去，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去调查研究，探索强国之道，富民之途。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费先生90岁高龄的老人做到了。重建中国社会学不久，费先生就提出：“我们要发展社会学，也要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学要面向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研究如何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地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标。”要“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费先生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民社会学家。

### **费孝通教授是中国社会学界的楷模， 是我们永远要学习的榜样**

1987年春，我奉调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因为我也是从事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的，读过费先生的多本著作，之前又多次读过《小城

镇·大问题》这篇文章，对费先生仰慕已久。到社会学所工作后，知道了许多关于费先生创建社会学所的故事，以后又有了较多的会面机会，了解了他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风格，使我获益匪浅。1988年6月，我接替何建章研究员，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不久，费先生就约我到北大参加他的第一个博士生沈关宝同志的论文答辩。答辩会设在北京大学勺园一楼的会议室，我到会时，费先生、袁方先生已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和费先生在一起开会，那时他已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一点儿没有领导人的架子，邀我坐到他的身边。因为都是调研农村问题的，开谈几句，就很投机了。答辩会中间休息和会后，我向他汇报了社会学研究所和各地社会学发展的情况，他很注意听。从言谈中得知，不少情况他是知道的，他那时公务繁忙，但仍十分关注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工作。

1990年3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召开建所十周年纪念会。为了更好地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学要补课的指示，纪念会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开得比较隆重。会前我请宋家鼎同志专门向费先生作了汇报，请他拨冗莅会，费先生欣然答应。3月18日，费先生到会，并作了长篇讲话，满怀深情地回顾了重建中国社会学、创建社会学学会、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他说：“10年前，乔木同志、力群同志找我谈，要搞社会学……我只有勉为其难。”“我想的问题是怎样把一个已经停了的学科重新建立起来，这是我的任务。当然，一门学科挥之可以即去，招之不一定就来，要打断一门学科很容易，这个学科在人们脑海里消失就不存在了，可是要长出一个学科，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要有条件，要有一套机构，一个社会组织。学科机构是什么呢？我当时说，‘五脏’、‘六腑’。‘五脏’是说：要成立一个学科，至少要有个学会；第二要有专门研究发展这门学科的机构——研究所；第三要培养人才，大学要有学系；第四要有一个图书馆；第五要向社会发表研究成果，要有刊物、出版社。这五脏全了，学科成了。”又说：“现在戏台已经搭好了，重要的问题是怎麼唱了！……现在社会学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丰富和提高它的内容，要靠大家去创造。从我自己讲，我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是在做学术方面的工作。”费先生是1985年离开社会学研究所的。后来，我们就是按照他提出建设一个学科必须具备“五脏六腑”的规划进行工作的，是在他已经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充实和完善，也就是在费先生已经搭好的戏台上继续做重建中国社会学的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能有今天的发展，和费先生当年打下的

好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纪念会上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会前有人提出关于社会学的性质问题。费老说：不必去管它什么学，只要能解决问题，使老百姓富起来，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就是好学问。这同他一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志在富民的学风是一致的，表现了一个人民社会学家的风范。

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向费先生请示和商量后，中国社会学学会 1990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会议推选费孝通教授和雷洁琼教授为名誉会长。新的理事会成立后，中国社会学学会的活动多了，同费先生联系和往来也就多了。学会每年要开一次学术年会（在各省市轮流开）。会前一般都去向名誉会长汇报，听取他对会议的意见，每次费先生都向大会发出贺信，同时表达他对会议主题的看法和意见。自 1991 年以后，学会和社会学研究所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每年春节（一般是年初三）都要集体去费先生家拜年，向他问好，同时汇报一年来社会学学会、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界的情况。遇有重大活动（如 1995 年第 6 次亚洲社会学家大会、2003 年第 36 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则详细向他报告会议的准备进展情况。费先生一直很关心社会学界的发展，对社会学方面的信息是很重视的，常给我们一些具体指点。费先生一般是在客厅里接见我们，同我们亲切交谈。有时，他的秘书先见我们，然后送我们上楼到书房里谈。有好几次，我们进屋，他从书桌旁站起来，桌上还摊着稿纸和刚放下的笔。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节假日里还在伏案写作，实在令人感动和敬佩。

费孝通教授早年立志富民强国，虽历经磨难坎坷，仍坚韧不拔，矢志不移，毕生为之奋斗。他胸怀大志，学识渊博，执着勤奋，荣膺国际国内的多项奖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他一生有许多桂冠，但最重要的也是他自己最看重的是，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学贯中西，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他继承他的导师吴文藻先生的事业，较早地提倡社会学本土化，把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诸如“差序格局”等新的概念和理论。而费孝通教授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则是主持重建了中国社会学，培养了大批社会学人才，并且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做实地调查研究，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风。中国社会学有今天的初步繁荣和发展，是费孝通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艰苦创业、辛勤耕耘的成果。我们这些后继者，要珍惜这份重要的遗产，要以费孝通教授为榜样，继承他的遗志，把中国社会学的事业办好。

# 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 所做贡献再认识\*

郑杭生\*\*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 100 周年。关于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我在费先生去世次年，即 2006 年发表的《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 70 周年》<sup>①</sup> 一文中，概括为三个方面，这就是：第一，他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做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成绩卓著的社会学中国化上；第二，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做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作用上；第三，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振聋发聩的对社会学性质的新思考上。这里所说的“再认识”，是指我们对费先生所做的贡献，特别是他后期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贡献，认识得还不充分、不到位、不深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这也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已经认识得足够了，而是想表明愿意和大家共勉，一起进行再认识。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想着重指出下面三点。

## 一 社会学是科学性和人文性之综合的提倡

费孝通先生逝世前几年正式提出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sup>②</sup>，是继他

---

\* 本文是在中国社科院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 100 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报》稍作修改后曾发表。

\*\* 郑杭生，1936 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① 该文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② 这一理论集中表达在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

提出“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理论之后，提出的另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理论。

在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费老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这种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

关于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的重大意义，我曾着重指出过两点，首先，它可以看做费老回应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做出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贡献。费老的这种思考，实际上是在提倡、引导我们用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观点来看待和处理过去截然对立的東西，其中，科学主义型社会学和人文主义型社会学的截然对立、互相不容、争来斗去，就是其中突出的、基本的一种。费老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实际上是把这种僵化的对立融化了。保持“科学”与“人文”适当的平衡，相互借鉴，对一个国家社会学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世界社会学中心从美国向欧洲回归转移的趋势，归根结底是与美国社会学科学与人文失衡、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失衡有关。美国社会学多年来出不了大社会学家，不像欧洲那样大社会学家群星灿烂，基本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坚持一种比较偏执的认识，即社会学似乎仅仅是“科学”的，从而这样那样地忽视社会学的人文性。美国社会学过分“实证”了。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我看来，我国不少社会学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重蹈着美国社会学这种“过分实证”而忽视人文的路径。这样做的恶果会越来越突出。费老看到了这个问题，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再不能充耳不闻了。

其次，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现在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因此，把费老误解为仅仅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是很片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这些人进行重新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现在，费老提出社会学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综合的观点，已经快接近

10年了，在费老诞辰100周年之时，最好的纪念是认真贯彻他的高瞻远瞩的观点、理论和学说。

## 二 中国气派新型文化文明观的提出

我们都知道费老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等文章中说过的著名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都觉得这四句话说得简练、说得漂亮、对得工整。但是，我们不见得都能体会其中的深意。在我看来，这四句话，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有中国气派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文化文明观，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处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随着现代性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扩展推进，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影响扩大，显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说它有中国气派是指，它表达了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文明观念。西方的理念，更强调的是文明的冲突和斗争，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势不两立、有你无我，说到底是要防止其他文明的兴起发达，维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文明霸权地位，避免其他文化文明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他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该书主要探讨由文明冲突引发的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影响和应对。此书可以看做较为集中地表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文明观。

费老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则贯穿了和谐和对话、双赢和互利。这里，“各美其美”，是不同的文化文明，都要各自尊重、珍爱自己的文化文明中的优秀、精华之处，既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自我膨胀；“美人之美”，是要看到、借鉴其他文化文明的优秀、精华之处，既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能拒之门外；“美美与共”，是不同文化文明在清楚相互差别的基础上，即“和而不同”的基础上，相互学习、相互沟通，取长补短，多赢互利，从而达到文化文明的认同，并经由文化文明的认同，最后达到“天下大同”这种世界性的认同。用费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